

第三回 思故鄉浩然有歸志 忒頑皮驀地破私情

為人何苦遠離家，第一家園樂最賒。
今日倦游歸去也，任從客地門繁華。
為人切勿學鍾情，學到鍾情夢不醒。
任爾一情情到死，情天高處又投生。

上回書中，說到秦繩之正向何仁舫代姪白鳳提議親事，忽然來了個鄉下人，請他回去，說是大相公有事。繩之定睛看時，原來是家裡的一個佃工張阿六。繩之忙問：「甚麼事？」阿六道：「大相公昨夜從田裡回家，忽然昏倒。連忙請天生堂藥舖的李先生來診看，說是中風，救了半天，方才甦醒，叫我趕來請二相公回去。我連夜動身過江來，這才趕到。」繩之聞言大驚，便打斷了提親的話頭。連忙叫阿六胡亂吃些點心，到何家取了行李。辭了仁舫，匆匆和阿六到了江邊，恰好遇了渡江渡船，渡過江去，飛奔到家。

只見亢之睡在牀上，口鼻搐動，雙眼呆定無神，白鳳站在牀前伺候吃藥。繩之走近一步，叫聲：「大哥，怎樣了？是怎樣起的？」亢之看見兄弟來了，使伸出於未，繩之連忙遞了自己的手過去。亢之拉著兄弟的手，嘴裡說了兩句話，卻是舌頭強硬了，調不轉聲音。聽過去只覺得哩哩啾啾的幾聲，並聽不出他說的是甚麼話。繩之天性是最厚的，見此情形，便不覺撲簌簌滾下淚來。盤了腿坐到牀上，兩隻手執著亢之的手，只管流淚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嗚咽了許久，才對亢之說道：「好大哥，你此刻覺著怎樣？你說兩句清楚話我聽聽。」說也奇怪，亢之聽了，就說出話來，雖不十分清楚，但是留心聽去，仔細體察，一半聽聲，一半會意，居然聽得出來了。他說道：「我並不見難過，不過身上有點麻木。想來不至於此。萬一我死了……」說著望了白鳳一眼，白鳳連忙走近一步，緊靠牀前。亢之又看了繩之一眼道：「兒子是我的、你的，都是一樣。你是有了姪兒，我也知道你的，何況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就停住了。歇了一會，又望了白鳳一眼道：「我死了，望兄弟……」說到這裡，還清楚聽得出，以後又是哩哩啾啾的，聽不出來了。繩之一直捏著他哥哥的手，亢之說一句，繩之應一句，到了此時，不覺哭了出來，倒沒話答應了。白鳳早就哭得淚人兒一般。繩之娘子李氏在旁邊伺候茶水湯藥，也帶著一眶眼淚，滿腹憂愁。殷日校也不住的到裡面探問。下午從瓜州請了一位高醫生來，診了脈，開過方子，服下藥去，仍然沒有轉機。此時便驚動了鄰舍親戚人等，都來問病，也有薦醫生的，也有說單方的，忙了這個，又忙那個。怎奈亢之的壽元只有此數，雖盡了人事，他的大命終不可挽回，便嗚呼哀哉了。

秦白鳳本來生得天性極厚，又讀了幾年書，頗知禮義，父親死了，號啕痛哭，自不必言。哭過之後，他便先向叔父繩之叩頭，求叔父主持一切，又向先生殷日校及眾親族人等一一叩過孝頭。內地鄉間，還有些古風，不比得上海人情澆薄，一出了事，親族鄰里便都來幫忙。大凡辦事，人多易舉。一霎時便移屍正寢，設起孝堂。繩之約了殷日校，親自去看定了棺木，擇日含殮。內地地方不懂得甚麼破除迷信，未免延請僧道，唸經拜懺。靈柩在家裡停了幾時，便又擇日送到祖塋上去安葬。原來秦亢之自從十多年前，散了一回賑之後，便逐年的施茶、施藥、施棺。因此在鄉中有個善人之目，一班耆老都說他難得。所以他死了，是人人落淚的。到了下葬那一天，來送葬的人，八里鋪一鄉之中，算是萬人空巷。還有南邊從瓜州來的，從竹西亭來的。北邊從儀徵來的，從揚州來的，甚至有從邵伯鎮來的。小小的一個鄉下農民，死得如此熱鬧，也算不可多得的了。

據我說書的看來，上海那些闊老官大出喪，花了幾個冤錢，僱了一班斐獵濱樂工。不是用情面，便是用勢力，弄了幾名洋槍隊、刀叉隊，押著棺材，繞著大馬路、四馬路兜圈子的，還不及秦亢之死得體面呢。我說到這裡，就有人駁我了，說：「你這句話說錯了。鄉下地方的事情，怎及得上海的體面？」我道：「體面不在乎排場，只要辨一個真假。秦亢之死了，四鄉八鎮的人來送他，都是仰慕他是個善人的一片真心。至於上海闊老官的大出喪，莫說樂工兵隊是花錢出法子去弄來的，就是那送殯的親友，都是假的。」駁我的人又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難道你也說他花錢僱來的麼？」我道：「豈敢。遇了闊老出喪，只要我和他曾有一面之緣，便具了衣冠，僱了馬車，去送送，到甚麼延緒山在咧，蘇州會館咧。那主家闊的，手筆大的，送出來的車金就是兩塊洋錢。我僱來的馬車，車價不過一塊二角，再添了兩角小洋錢的酒錢，照現在的洋價，我還賺了七個角子五個銅片呢。（滬上稱當十銅元為「銅片」，「片」，讀若板。）大馬路一壺春的早茶，又可以吃十天、八天的了。」駁我的人又說道：「萬一碰了個主家手筆不大，只送一塊錢車金的，你豈不是要蝕四個角子了麼？」我道：「呸！平日知道他手筆；不大的，誰過去送他？」據此看來，可見一切都是假的了。

閒話少提，且說秦白鳳辦過了葬事之後，又料理謝孝，還有家中多少瑣事，與及田在上的事情。從前都是父親料理的，此刻父親沒了，雖說與叔父不曾分家，自有叔父照管一切。然而有多少事情，是一個人不能兼管的，所以白鳳不能不學著照料，因此便不能讀書了。喪事過後，便辭了殷日校，把全年修金送了他，他自無話去了。從此秦白鳳便廢了學，日日只管些農場事情。當初寇阿男出門時，彼此本有點戀戀不捨，加以阿男在書房裡說了那一番話，更覺得魂銷心醉。自從阿男去後，竟是眠思夢想，把窗課也荒廢了。後來遇了父親身故，一場哀毀過後，才把阿男漸漸忘懷，這也是秦白鳳天性過人之處，才得如此。你看近日的人，有許多自命開通的，熱衷裡面娶親納妾，不知要多少。至於二十七個月服制當中，沒有一個月不挾妓飲酒的，那更是司空見慣，不足為奇的了。唉！白鳳便把阿男忘懷了，可憐阿男是個癡心女子，他既心許了白鳳，便是一生一世的事，那怕死到頭上，他也不肯忘懷的了。所以在京城裡面，他父親叫他揀女婿、綴了珠子在靴尖上，憑天作合，有人能摘下珠子的，便把阿男配他。千人萬人當中，未嘗沒有一個俊俏後生，配得起阿男的。爭奈阿男一心只在白鳳身上，每到上場，十分留意，怎肯教人摘去？每天回來，自己一定又脫下靴子，仔細驗過那綴珠子的線，倘有點毛了，便拆下來換過。因此一連上了七八天的場，總沒有人近得他分毫。內中不少輕薄少年，希圖嘗試的，走上場去，無非被阿男打得跌跌撲撲。因此一連七八天，休想有一個人近得他分毫。

這一天正要收場回去的時候，忽然人叢走出一個人來，像個家人打扮，對寇四爺道：「家爺請教頭到宅子裡去談談。」寇四爺對那人望了一眼道：「不敢。你家貴上是誰？我和他素昧生平，不知有何事故見召？」那人道：「家爺姓萬，是湖北人。從前在家鄉時，曾認識教頭的。」寇四爺恍然大悟道：「哦，是了，莫不是漢陽萬夫強萬員外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因為不知教頭下處在那裡，叫家人等在這裡相請，就請同去。」寇四爺道：「不知宅子在那裡？」那人道：「進城到錫拉衙門便是。」寇四爺聽說，便叫四娘「帶了阿男，先回客店裡去，我去拜望萬員外去。」說罷就和那人同走。



到了錫拉衙宅子門首，那人先進去通報。寇四爺放下袖於，抖了抖灰塵，又用袖子把雙靴擰乾淨，恰好裡面傳出來叫請，寇四爺又正一正帽子，踱了進去。萬夫強早已迎到房簷底下。寇四爺趨前一步，作揖行禮道：「江湖微末，前承寵愛，感激無地。」萬員外連忙還禮，讓坐，獻茶。寇四爺道：「在下到京，已經多日，不知貴府住處，不曾過來請安，還求員外恕罪。」萬員外道：「便是我也不知教頭來京。前幾大和幾個朋友，到夕照寺隨喜，看見教頭搬演戲法，實在神妙。因為被朋友們拉著逛地方，不曾招呼得，又不知尊處在那裡，不便拜訪。恰好幾天裡頭事情忙，直到今天才得個空兒，請教頭來談談。我們一別有十多年了。」寇四爺道：「正是。有十三四年了。」萬員外道：「那大找看見一位姑娘，踏梯上大的，不知是那一位？」寇四爺道：「那就是小女。在貴府的時候，還抱在手裡呢！」萬員外道：「哦！原來就是他，長得那麼大了，怪不得我們要老了。有十八幾歲了罷？」寇四爺道：「才十四歲。」萬員外訝道：「十四歲，為甚長得那麼大？哦，是了！想是你天天教他拳棒，身上的筋骨操練得強壯了，所以長得快些。不知可有了人家沒有？」寇四爺道：「沒有呢，這幾天正想和他揀個女婿。」說罷，便把綴了珠於在靴頭上，誰摘了去便嫁給誰的主意，說了一遍。萬員外聽了，吐了吐舌頭，忽然又笑道：「教頭，你好役主意。近來少林派的拳腳，各處都有，萬一被一個和尚摘了去，難道你就招個和尚女婿不成？」寇四爺聽說，臉上紅了一紅，又把當湯只說是賭賽，如果摘了珠子的人是合意的，便去說親；是不合意的，拼得送了這顆珠子的話，說了一遍，萬員外方才點頭木語。兩個又敘了些別後的話，萬員外便留下寇四爺晚飯。晚飯中間，喝了幾杯酒，不覺時候晚了，他住的客店，本在外城，此刻來不及出城了，只得就在萬宅住了一宿。

晚上，萬員外方才和寇四爺談起正經話來。問道：「前幾天看見教頭搬演的戲法，實在神妙，但不知內中是甚麼道理？明明上了天，何以忽然又在地下呢？」寇四爺道：「這不過一點掩眼之術罷了，何嘗真的上天入地。」萬員外道：「不瞞教頭說，近來京北一帶，有一種甚麼八卦教，專門以邪術惑人，騙人人教，順天府和直隸總督已經嚴飭地方官嚴密查拿。像教頭頭的，原不過是個頑意兒，不要叫地方上看見了，疑心是個邪教的黨羽，那就費了唇舌了。所以我請了教頭來知照一聲，這是我們相好一場，照應的意思。至於拳棒呢，只管耍不妨。還有一層，你那位千金擇配之法，未免近於兒戲了，萬一配上了一個陝西、甘肅的人，豈不是嫁得和充軍一樣麼？這件事還要再設善法的好。」一席話說得寇四爺唯唯稱是。又問起萬員外進京以來的光景，才知道萬員外自從進京以來，便干了個小功名，分部行走。辦了一次陵差，得過兩回保舉，升了郎中，分在刑部，已經補了缺有兩三年了。

寇四爺盤桓了一夜，方才辭了回寓，將萬員外的話，一一和四娘說知。四娘道：「外頭風聲一節，自是虧得員外知照，至於揀女婿一節，我早就說過不妥當的，是官人一定要如此辦法。」寇四爺道：「好在頑了幾天，總不曾有人摘得去，此刻只索罷休。倒是外面有了那個風聲，我想弄拳棒也有點不便，我們不如回南去罷。」四娘聽了，正遂心懷，夫妻兩個便料理起來。阿男得知，更是滿心歡喜。諸公，須知他夫妻父子統共只有三個人，就存了三樣心事：寇四爺無非為到了幾天京城，便賺了若干弔錢，打算回家去再置一兩畝田地。寇四娘是歡喜著回家，向餘家提親。阿男呢，一心只有個素白鳳，打算回去了，便要設法嫁他，以遂生平之願。古人說得好：「三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」他至親的夫妻父子，只有三個人，就存了三條心。雖然外面沒有甚麼違拗，但是心裡已是各向一邊，這就是離心離德。這離心離德，是天下第一件不祥之事。在下每每看見世人，今日說團體，明日說機關，至於抉出他的心肝來，那團體兩個字，便是他營私自利的面具。那機關的佈置，更是他欺人自欺的奸謀。一個團體之中，一部機關之內，個個如此，人人這般，你想，這不是離心離德麼？你想，這不是不祥之兆麼？噯！一個團體如此，個個團體如此，一部機關如此，部部機關如此，你說中國的事情，那裡弄得好的？有人說道：「喂，說書的，不要只管打岔了，還是說你的書罷。」呵，呵！列位的心肝，被我在下的戳著了，所以不要聽了。罷！罷！我也不來討列位的厭了，就言歸正傳罷。

寇四爺收拾過行李，又到萬員外處辭了行，方才帶了妻子南下。一路上曉行夜宿，過府穿州，遇了通都大邑，不免耽擱兩天，揀個場子，耍兩套拳棒，賺幾文盤纏。在路不止一日，到了揚州。揚州是個繁華之區，寇四爺一嚮往往來來，卻沒有甚麼耽擱。這一回有意多住幾天，在外面耍了幾天拳棒。卻被幾個鹽商知道了，叫到家裡去頑兩套戲法。今天到東家，明天到西家，無非是顛倒四時花木、搬運異地禽魚之類。那些鹽商，一個個都是用錢如用水一般的。加以寇四爺所頑的，都是幻術真傳，與江湖上掩手掩腳的不同。又有了一個花枝招展般的阿男在場幫著搬演，跟著討賞。那班鹽商，便潑水般賞錢出來，生意比在京時好了十多倍。寇四爺十分歡喜。便在揚州耽擱住了，直到了年下，方才取道回家。

回得家時，卸下行裝，憩息一日，便又到各鄰里人家去拜望。噯！一年不知出幾次門，回幾次家，出一次門，辭一行，回一次家，拜望一次，這豈不是厭煩死了？不知不是這麼說，內地裡鄉下人家，至今還有點古風，同鄉同里的，都還有點出入相反、守望相助的意思。不像上海租界的居人，同在一條巷子裡，住了若干年，彼此都不相聞問的。所以寇四爺一經回鄉，便先去探望鄉鄰親友。

別家人家都與阿男無涉，單是要跟了母親到秦家去，滿意要和白鳳痛痛快快的敘個舊。誰知到得秦家時，白鳳到村外佃戶人家收租去了，阿男跑了個空。只隨著母親向亢之靈前弔奠一番，又和繩之娘子閒閒的敘了些別後的話。喜得繩之娘子是從小看他長大的，仍舊當他小孩子看待，問長問短，十分親熱。誰知這一番親熱，又撩撥起阿男一樁心事；他暗想：「白鳳哥哥此刻已是父母雙亡的了，倘能嫁了他，頭一件沒有翁姑管束，又有這麼一個好嬌娘，和我這般親熱，真是一分美滿。若嫁到別人家去，人得門時，一個個都是素味生平的，知道彼此對不對呢？」想到這裡，巴不得自己當面提親。爭奈沒有這個辦法，只得忍耐在心裡。坐了一會，繩之娘子待過了點心，四娘便起身辭行。阿男巴不得多坐一刻，等白鳳回來，見他一面，因向四娘問道：「母親還是回家，還是再到那裡去？」四娘道：「我還到李媽媽家去走走。」阿男道：「孩兒困倦得很，不同去了。」繩之娘子接著道：「姑娘既然不同去，就在這裡再談談。四娘從李媽媽家回來時，再攏這裡同著回去。不啊，就在這裡吃了晚飯再走也好。」四娘道：「如此，我自己去罷，阿男留在這裡等我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走，繩之娘子一面送出大門。

阿男滿心歡喜，送過母親，依舊跟了繩之娘子進來。嬌娘長，嬌娘短，十分親熱。又把在北京，在揚州，與及在各處所見的景致，有的沒的，都扯來談談。直談至紅日西沉，還不見白鳳回來。阿男更忍耐不住，便問道：「嬌娘，我在這裡坐了半天，怎的總不見白鳳哥哥？不知他身子可好？」繩之娘子道：「他到外頭收租去了。他此刻沒了老子，不比從前讀書的時候閒空了。他叔叔照顧不到的地方，總得要他幫幫忙。有兩家佃戶，完起租來，向來總不肯好好拿出來的。此刻老的過了，更是欺他年輕，鬧到此刻大臘月了，天天去催，還是催不著。」正說著話時，寇四娘來了，約了阿男回去。繩之娘子挽留不住。阿男因為母親執定要走，也是無可如何。繩之娘於送出大門，恰好白鳳從外面回來，遇見了。便向四娘一揖道：「四娘、妹妹回來了。」四娘回福了一福道：「昨天才到的，你一向好？」白鳳又與阿男相見了。阿男見了他朝思暮想的人，自然格外留神，標著一雙水汪汪的俏眼，看了又看，嘴裡卻說不出話來。主人家又已經送到門外，不便再為淹留，只得走了。卻還回轉頭來對繩之娘子說了聲叨天會，說時那雙俏

眼，卻是瞟著白鳳的。白鳳卻為收租不著，一肚於沒好氣，並沒理會。阿男見了這種神情，卻是懷著鬼胎，不知他為甚麼這回見了我待要理不理的樣子，莫不是他把我臨行的時候那一番話忘記了？不然，他便是另外有了情人。

諸公！大凡世間女子，器量最淺，疑心最大，對於男子一面，他不生疑心倒也罷了，只要他疑心一起，先就要疑到這一層，這是一定不易之理。可是阿男這回，可委屈死白鳳了。你看他跟了母親回到家裡，心中只想著白鳳那副冷談情形，悶悶不樂，連晚飯也沒有好好的吃，推說身子不爽，一早便到房裡關門睡覺去了。躺在牀上，卻又翻來覆去的睡不著，暗想：「我臨行時怎樣囑咐他，隔別了不過大半年，他何至於見面都不理我？枉了我一路來回，為了他眠思夢想。還有在京城裡的時候，父親要我上場揀女婿，我為了那顆珠子怕被人摘去，父親就要硬作主，把我嫁人，我那一天不提出了一千二百分精神，去和人家交手？雖然沒有幾天，然而我總是為了他才肯如此。不然，北京城裡，怕少了個小白臉的後生？只因找心中向慕了他，就把那些人都看不在眼裡。卻不料他如此反面無情，豈不令人可惱！」心中想著，翻來覆去只是睡不著。

此時臘月天氣，越是睡不著時，那被窩越不得暖和。阿男心煩到極處，便兀的一下坐起來，挽一挽頭髮，順手取了一件緊身，披在身上，想了想，靠著我的本事，崇樓大廈，我尚可以飛簷走壁，出入自如，何況鄉下幾間瓦房？我就趁這黑夜裡去見他，問個明白，也可以解去我心頭之悶。想罷，便穿了一條紮腿褲，套上了鞋襪，側耳一聽，村拆已報三更，便起身取了一把腰刀，掛在身上，悄悄開了房門，又悄悄的把堂戶門開了。覺得一陣寒氣撲面而來，便是毛髮森豎。抬頭一看，房頂上白了，原來下了雪，已積得有二寸多厚了，那空中還是飄飄拂拂落個不止。阿男心中頓然一呆，想道：做賊的有兩句口訣，叫做「偷風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」，這是恐怕月下露影，雪上留痕的意思。我雖不是做賊，卻也是個私行。秦家門戶，我雖是走熟的了，但不知白鳳此時住在何處？到了那邊，不免要東尋西找，我何苦去留個痕跡？且等大晴了再去罷。他只管敲著門，銜銜的呆想。忽又覺得一陣寒氣深砭肌骨，十萬八千根毛管，便一齊都豎了起來，跟著打了個寒噤，連忙關上門，回到房裡。

關了房門，解下了腰刀，和衣倒在牀上，在那裡咬牙切齒的恨白鳳，覺得心中一陣煩躁，一分難受。朦朦矓矓，正想睡去，忽聽得窗外有彈指的聲音，側著耳朵聽了一會，卻又沒了聲響了。想再睡時，又聽得窗外拍拍拍的彈了幾聲。心想：半夜裡是甚麼人？便起來推開窗戶一看，只見秦白鳳站在窗外。阿男見了他，不覺心中一喜一怒，便道：「你進來麼？大冷的天氣，站在外頭不怕凍壞了。」白鳳道：「我不慣鑽洞。你開了門，我進來。」阿男果然開了兩重門。抬頭一望，只見一天白雪，都變做了青綠顏色，一陣陣的熱氣撲面而來，比六月裡在太陽底下曬著還要難受。白鳳早已走到跟前。阿男本來有多少說話要和他說的，到了此時，卻又一句都說不出來。只見白鳳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妹妹，自從你出門之後，我便和李姆姆家的大嫂子結了親，好不恩愛。」阿男怒道：「你把我臨行的話都忘了，卻去和一個二婚頭結了親，還要到這裡來氣我。你小心點，我雖是個女子，卻也是個走江湖的好漢，有一天碰在我手裡，才知道我的利害。」白鳳道：「利害麼！了不得不過殺了我罷了！我現成在此，就請你殺。」阿男低頭一看，腰刀還在身上。聽了白鳳的一番無情話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拔出刀來，盡力向白鳳殺去。刀過處人頭落地。

只有一樁奇事，他那個頭跌在雪裡，猶如鐵匠煉鋼，燒紅了鐵淬在水裡一般，吱吱喳喳的有聲，冒起了一陣濃煙，被一陣風吹到臉上，那熱氣直撲過來，熱悶得幾乎氣都喘不出了。再回眼看白鳳時，誰知他腔子裡又長出一顆頭來，和殺下來的一模一樣，卻又白嫩了好些。不覺大驚，想道：「我父親傳了我多少法術，卻沒有這個。」便問白鳳道：「你這個法兒是那裡學來的？」白鳳道：「這就是你教給我的，怎的反來問我？」阿男回想，又像是自己也有這個法術。因又問道：「怎麼你長出來的頭，比從前的白嫩了許多？」白鳳道：「這是新長出來的，自然要白嫩些。」阿男把刀遞給白鳳道：「你試殺了找，看我也換個新頭。」白鳳接過了刀，忽的變了個紅臉虬髯的大漢，眼睛裡射出兩道火光，揮刀盡力殺來。阿男自覺得頭隨刀落。肚子上向上努了努力，思量要迸出個頭來，誰知這一迸並未曾迸出了頭顱，卻迸出了一腔熱血，鬧得淋漓滿身，血流到處，猶如火燒一般，熱得手足亂舞，一個翻身，跌在地下。張開眼睛，四面一望，原來睡在牀上，竟是一場噩夢。覺得渾身火熱，頭上猶如頂著火盆一般。一翻身坐起，又覺得兩耳雷鳴，頭上覺有千斤之重。這才脫了鞋子，和衣鑽到被窩裡去，竟是一夜燒到天亮。次日早上，便起不了牀。

寇四娘得知，便忙著人請了醫生來看，開了藥方，吃了兩帖藥，大燒熱便退了。只仍是氣息慙慙，不思茶飯，早晚還是潮熱，一直淹纏到過了年，還未痊癒。繩之娘於倒來看過他好幾次。這種病，便叫做相思病。幸得阿男心中雖然是想白鳳，卻還帶著一半是恨他，所以這個病還不至於深入膏肓，若是沒有恨他的心思，只是一味想他，這個病就難得好了。

阿男病到了次年二月，方才起牀。四爺、四娘便叫他到外面去散步消遣，這是體貼他久病初起，寂寞寡歡的意思。鄉下姑娘本來也沒甚拘束，況且他又是走過江湖的人，在外頭逛逛，更不算得甚麼了。阿男自己也覺得困悶無聊，便信步出門，隨意行去。走到村外，遠遠的看見柳樹底下，站著一個人，仔細一看，正是白鳳。阿男見工他，也不知是甚麼緣故，眼中撲簌簌的便流下淚來，一步一步走到白鳳跟前。白鳳兀自不見他，原來此時正是農忙之際，白鳳此時是出來課農，眼睛只向遠處看，並未留神到近處，阿男又是從他旁邊走來，是以並未看見。阿男走到近前，便叫一聲：「哥哥。」白鳳猛回頭，見是阿男。便道：「妹妹，你大安了。我有孝服在身，新年時不便到你家和四爺、四娘拜年。是我孀孀到你家拜年去，回來說起，才知道妹妹不好。後來找孀孀人看你，我總想附一句問候的話，卻又不好意思。」阿男道：「你還記得我呢？」白鳳愕然道：「妹妹，這是甚麼話？」阿男道：「我去年出門的時候，和你在書房說的話，你還記得麼？」白鳳道：「我一天電要想起幾遍，怎麼不記得？」阿男道：「哼，未必罷。」白鳳詫異道：「何以見得我未必？」阿男道：「你既然記得，何以見了我理也不理，話也沒一句呢？」白鳳道：「奇了，這是那裡說起？」阿男道：「去年我回家時，和母親到你家去，在門口遇見你，你何嘗理我來？」白鳳回頭一想，笑道：「找還和妹妹作揖相見，如何說不理？」阿男道：「可曾有一句話？」白鳳道：「那時四娘、孀孀都在跟前，叫我和妹妹說句甚麼話？況且你們又匆匆走了。妹妹，這是你錯怪我了。」阿男聽說，銜了一會，便問道：「哥哥，你此刻的臥房在那裡？」白鳳道：「就在從前先生住的那個房子。」阿男道：「可還有別人？」白鳳道：「還有兩個佃工，睡在耳房裡。」阿男正要往下再問，忽聽得那柳樹背後，有人答道：「是睡在耳房裡，不是睡在眼房裡。」白鳳、阿男一齊吃個大驚，急忙看時，原來是一個十二三歲的牧童，在那裡頑皮。白鳳罵了他一聲，兩個就此走開了。正是：

東風到底還多事，吹起落花驚燕鶯。

未知他兩個走開之後，到幾時再走攏，且待小子閒了，再來開說。

